


张思桥
著

古典诗学
与
比较诗学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思桥 著

古典诗学 与 比较诗学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诗学与比较诗学 / 张思桥著. — 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537-9968-1

I. ①古… II. ①张…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3978 号

古典诗学与比较诗学

著 者 张思桥
责任编辑 刘尧
责任校对 郝慧华
责任监制 曹叶平 周雅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pspress.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 010 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7-9968-1
定 价 5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序

徐放鸣

张思桥的学术文集《古典诗学与比较诗学》即将正式出版，要我为此书写个序言。我作为他的导师，自是责无旁贷，也很愿意为他写一些推介的话。实际上，这本学术文集就是在我的提议下产生的。还记得是在一年前的八月份，思桥一下子发来六篇文章要我提出意见，我读后感觉总体上不错，从中选出一篇《知音与陌路：从李贺诗歌到日本美学》推荐给《阅江学刊》，很快就获得发表的机会，并且给了八个版面，这对于一个硕士研究生来说殊为不易，足以看出他的学术水平得到了认可。当时我就有了帮助张思桥出一本学术文集的想法。这一年来，思桥更加勤奋地阅读和写作，结合学位论文的开题和初稿写作，继续积累文集的文章，其间又在核心期刊发表了关于电影《芳华》的评论文章。如今，其文集已经脱稿付梓，我深感欣慰，为他高兴，也对他表示祝贺！

这本书是张思桥的第一本学术文集，但并不是他的第一本书。在他入我门下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之前，就已经出版过一本作品集——《溪云文集》，收录了他的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文创作成果。可以说，张思桥的文学研究之路是由创作起步的，他的兴趣在于诗词创作，参加了诗词协会的许多采风 and 雅集活动，是一位在圈子内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后来他选择了攻读理论性比较强的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开始系统地学习文艺学的课程，按照专业要求来努力完善知识结构。他读了许多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经典论著，同时也积极运用所学的理论开展文艺现象研究和评论，增强了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力。2017年，他申报并获批了江苏省高校研究生创新工程项目，以此为基础，2018年顺利通过学位论文开题，进入硕士论文撰写阶段。在我看来，张思桥的优势在于，一是写作基础好，文字能力较强，文章出手快；二是古典诗文的功底比较扎实；三是有良好的学术敏锐性，善于把握前

沿性的学术问题。有了这三点,再加上努力“补短板”——强化理论素养和学术研究能力,就构成了他能够在研究生学业的前两年完成个人学术文集的必要基础。

这本学术文集分三辑收入了作者的 23 篇文章,其主体部分是“古典诗学”的研究,显示出作者的学术积累主要还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当然也运用了文艺学和美学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相关的问题。至于“比较诗学”的部分则更多地体现出作者学习文艺学之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兴趣的转移,初步具备跨文化的学术视域和比较研究的学术意识。文集的总体特点是论题的跨度大,既在时间维度上跨越古今,又在空间维度上跨越东西中外,还在研究领域上跨越了作品分析与理论范畴,涉及了一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学术问题,也反映出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学术思考。当然,论题的跨度大就会出现所论问题不够聚焦,学术集中度不够的情况,也会显示出各篇文章的学术质量不够均衡的问题。一些文章很见功力,敢于提出问题,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可以成一家之言;也有少数文章还比较粗浅,是初入门径的论述,还缺乏更深入的思考和阐释。这些都真实地显现着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状况,也显示着作者志存高远,勤于笔耕,勇于探索的进取精神,可以看作张思桥在学术之路上的成长记录。

这本书也是我校文艺学学科培养研究生 30 年来第一本由在读研究生完成的个人学术文集,是我们文艺学学科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在研究生培养的工作实践中,我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培养工作经验,也积极探索了保证培养质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的措施,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坚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价导向。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因材施教,尊重个性,鼓励创新。针对学生的学习经历、气质个性、兴趣爱好、学术能力各有不同,我们对每个学生分别制订不同的培养计划,既遵循总体培养方案的要求,又适应每个学生的特点和需要,提出不同的要求。尤其注意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调动学生的学习潜能,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形成带有个性特点的智慧风貌。张思桥就是在这种培养理念之下得以脱颖而出的一位青年才俊,他的学术成长是导师组各位老师关心指导的结果,也是文艺学学科所创设的“学术共同体”整体氛

围熏陶濡染的结果。今年适逢我们文艺学学科培养研究生 30 周年庆,这本学术文集的出版是张思桥对于我们文艺学 30 周年庆最好的献礼!

期待着张思桥在未来的学术之路上砥砺前行,相信假以时日,他会以更加丰硕的学术成果来回馈母校对他的培养和扶持。

是为序。

2018 年 9 月 2 日

自序

收入本书的文章全部是我近三四年来的所作，个中艰辛，饮水自知。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分为三大板块，涉及古典诗学研究，比较诗学研究，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探讨。这些论文反映了我近些年，特别是在江苏师大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以来的研究历程及学术兴趣的转移。现就三个主要部分的内容分别作出简要说明。

第一部分是古典诗学研究，收入了12篇文章。这一部分所收文章大致有四个重点：一是对辞赋以及诗赋关系的考察。这一方面主要包括对三国名家曹植赋的研究，诗、赋两种文类在汉唐两代“失衡”的规律探索等。二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探索以及相关诗论的提出。这一方面主要有唐诗、宋诗的成就考察，古典诗歌发展的变迁规律考察等。三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相关发掘。大体说来，这一部分主要集中于对四大名著的探讨。如通过美学、文艺学的视野对《红楼梦》中的某些现象进行的分析；针对近年来“水浒厚黑学”的渗入，对《水浒传》中宋江人物形象所进行的修正。四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道”这一范畴的思考。同时通过对“文”“道”关系的梳理，将其放置到文学语境中进行解读。

第二部分是比较诗学研究，收入了6篇文章。这一领域的研究最初是受到导师徐放鸣教授的引导与启发，同时结合了自身的学术爱好，从而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近年来，“互文性”“东方失语症”等词汇不断涌入学者的研究视线，成为学术研究中出现的热门。由于我自身学术视野的局限，无法驾驭“元”门类的研究，所以便从某些微观现象中展开了探讨。如对李贺诗歌与日本美学的比较，《恨赋》在朝鲜文学中的接受考察，《美学散步》与《文学理论》中有关“节奏”问题的比较等。欣慰的是，我在这样一种思考过程中，有幸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规律，或可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入思角度。

第三部分是关于文艺理论与文学现象的杂谈，收入了5篇文章。这一部分主要包括三个重点。一是对传统文化复兴中所存在的利弊关系的思索。我对传统文化的考察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用一种现代人的眼光对传统文学的当代接受进行分析，从中寻找出它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可生成的多样性。其次，通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对比观察，找出其中的规律性并加以分析。二是对新诗发展现状和前景的管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通过对新诗发展脉络的梳理与向传统诗歌的反视，以期探寻出新诗发展的有效路径。三是相关热片的影视评论。影视评论并非我的研究重心，而是我运用自己专业知识对影视作品进行分析的学术尝试。其中，《芳华的多重视界》一文有幸被《电影文学》杂志刊登。

当然，这些文章是我初涉学术领域的尝试之作，也算是我对于硕士阶段学习的一个总结，其中必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通过这些不成熟的文字，一方面继承前人成果，使学术的发展薪火相传；另一方面也与同辈的英才共勉互砺，取长补短，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感谢导师徐放鸣教授长期以来对我学术成长的关心、扶持及出版学术文集的鼓励和指导，感谢研究生院和文学院领导对本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感谢郑磊学兄的热心关怀，并用“天健”基金促成了本书的出版。殷殷之情，深铭肺腑。此外，还要感谢编辑刘尧老师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的辛勤付出。谨以此书作为向“江苏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30年庆”活动的献礼！

张思桥

2018年12月1日

目录

| | |
|------------------------------|-----|
| 古典诗学 | 001 |
| 汉唐两代诗赋失衡现象平议 | 002 |
| “横通”与“纵通”视域下之曹植赋略论 | 048 |
| 诗唐纵论 | 066 |
| 也论唐宋诗审美差异,兼谈宋诗中的“丰腴之美” | 119 |
| 诗体通变论 | 124 |
| 格无高下论 | 129 |
| “儒”的解构与重构——关于宋江人物形象的定位 | 131 |
| 以诗为文:从小说中的诗文关系看《红楼梦》的独特性 | 138 |
| 诗、画与林泉之致——从《红楼梦》的诗画观看其禅道美学取向 | 143 |
| 花气焉能欺黛影——晴雯、袭人之人格比较 | 146 |
| 道:作为一个范畴的界说 | 149 |
| 哲学的诗化之途——论“道”与中国传统美学 | 154 |
| 比较诗学 | 163 |
| 知音与陌路:从李贺诗歌到日本美学 | 164 |
| 时与空的对话——《恨赋》在朝鲜 | 174 |
| 生态批评语境下的《北山移文》 | 181 |
| 关于《美学散步》与《文学理论》中“节奏”问题的探讨 | 189 |
| 论《三国演义》的“席勒式”之弊 | 197 |
| 海德格尔哲学的东方阐释 | 204 |

| | |
|----------------------------------|-----|
| 文艺杂谈 | 211 |
| 从文学语境变更看文学、经典与读者的关系——以中国为例 | 212 |
| 薪尽火传,魂兮归来——传统文化思潮与当代社会 | 218 |
| 百年新诗杂议 | 224 |
| 《芳华》的多重视界 | 228 |
| 《厕所英雄》:非暴力式图像革命 | 236 |
| | |
| 后记 | 242 |

古典诗学

汉唐两代诗赋失衡现象平议

【摘要】 在文学领域中，“失衡”可谓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如从作家主体来考察，则有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失衡，文体种类与创作水平的失衡等。一如曹丕所谓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延伸到历史大环境中，诗、赋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向发展上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失衡”的表征。上溯其源，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可以说是其原型主张。这一命题固然有其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即以诗、赋两大文类为例，它们这种“失衡”的表征在汉唐两代就比较明显。如汉代的“有赋无诗”，唐代的“扬诗抑赋”，均为这种“失衡”提供了事实佐证。但在这里，“失衡”并不代表一种文学成就的比较，而是出于一种对文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审视，因此它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其内部与外部成因也是多方面的。对于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无论是作品本身、作家主体、读者接受还是外部环境等，均是十分重要的考察维度。

【关键词】 诗；赋；失衡

一、“汉唐两代诗赋失衡现象”的总体认知

一般认为，“诗”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而“赋”则是中国独有的文学形态。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赋均是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文类而存在，千百年来所呈现出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在历史长河中，二者都曾对中国文学的精神与品格产生过巨大影响，只是因为“赋”文类本身的特征，所受到的关注不似诗歌之广泛，所以逐渐被冷落起来。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屈骚、荀赋乃至庄文等便已成为赋体文学之滥觞，到了汉代，经过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努力，赋体文学更是逐渐上升为一种时代文体，因此刘勰言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赋的发展虽说不能与诗歌并驾齐驱，然而二者之间委实

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对于这一现象,不少学者实际上已经有所察觉,但遗憾的是,鲜有人将“诗”“赋”统一到历史大环境中进行明确的对比考察。然而,“赋”原本即是作为《诗》的六义之一,并且二者作为独立的文类也相互造成过重要的交叉影响,所以它们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宋朝以降,文学界开始形成了“一代之文学”的观念,至王国维明确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见解之后,这一观点逐渐被学界广泛关注起来。但同时,正是由于这一命题本身的争议性,很少有人将它放置在历史大环境中进行一个跨文类的比较研究,尤其是汉、唐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朝代。实际上,通过对汉唐两朝诗赋关系的考察,其两相对比产生的结果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文学景观。倘用一个词来概括,便是“失衡”。且其中不仅存在“对比失衡”,同时还存在着“自我失衡”。而对于促成这一现象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成因,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 汉唐两代诗赋失衡现象之溯源

——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视域展开

自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中明确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主张之后,^①这一命题便深刻影响了其后数代人的研究。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这一命题之合理性的发问也始终不曾停止。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道:“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之见矣。”^②实际上早在王国维之前,就有许多前辈学人抛出过类似的观点,而王国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是集大成者。聚焦于文学领域,则举隅以下诸家为例: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孔齐《至正直记》引虞集语)

“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

“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

^① 关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具体阐述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见王国维:《历史文学论稿》,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

^②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0—31页。

府耳。”(叶子奇《草木子·谈藪篇》)

“汉文、唐诗、宋性理、元词曲。”(曹安《谰言长语》卷上)

“先秦两汉诗文具备，晋人清谈书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诗小说，宋人诗余，元人画与南北剧，皆自独立一代。”(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一)

“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杂序》)

“自春秋以迄胜国，概一代而置之，无文弗可也。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有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胡应麟《欧阳修论》)

“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陈宏绪《寒夜录》引卓人月语)

“或谓楚骚、汉赋、晋字、唐诗、宋词、元曲，此后又何加焉。余笑曰：只有明朝烂时文耳。”(尤侗《艮斋杂说》卷三)

“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焦循《易余齋录》)

从以上的表达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首先，在明清以前，鲜有人将“汉赋”引入到“一代之文学”的视野；其次，无论出自何人的论说，将“唐诗”作为唐朝的“一代之文学”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而从上述论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清人焦循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观点，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了。不过略有不同的是，王国维的观点重在一种事实陈述，而焦循的观点中则更多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

由此我们还可以衍生出两个与之相关的疑问：其一，为何汉代赋兴而诗不举？其二，为何有人提出“唐无赋”这样一种观点？基于此，我们还能够引申出这样一组矛盾——“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命题本身即存在着作家与读者、作品价值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冲突。

关于前一种疑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里如此表述到：“而辞人遗翰，

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①再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班固共收录赋 78 家 1 004 篇，诗歌却仅有 28 家 314 篇。^② 东汉诗歌稍有可观，似古诗、乐府皆取得了极高成就。但即便如此，它依然没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能撼动“赋”的主导地位。^③ 与此同时，“赋”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一代之文学”，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相关反思。

再论及后者的话，如明朝李梦阳曾说道：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李梦阳《潜虬山人记》）何景明亦云：“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何景明《杂言十首》）当然，与上述观点相比，也存在着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论调。如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审体》中就提出了“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此外当代学者马积高也在他的《赋史》中认为“赋是盛于汉，但汉赋不是赋作成就的最高峰”，而“唐赋是赋的发展高峰”。^④ 直到如今，这两种意见仍相持不下，莫衷一是。

事实上，这两种意见最根本的分歧还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观上。因前者秉持的是一种文学“代谢”观，它所看到的是每一个朝代最显著的文类成就。故而在这样一种思维之下，其他的弱势文类自然不足以与别朝的显著文类相抗衡，甚至会遭遇到贬低与排斥。后者则恰恰相反，它所持有的是一种文学“进化”观。它往往会从作品的质与量上去进行审视，而它的弊端即是忽视了文类本身的发展趋势。兹以为，仅就数量、题材与体裁的丰富性而言，唐赋迥非汉赋可比；^⑤ 但倘若从赋的“原创性”以及历史维度的贡献与影响来考量，则唐赋成就不实难以望汉赋项背，更毋庸和同时代的唐诗相比了。对此，我们不妨以著名学者陶秋英的一些观点来作为参考。她认为，汉赋在赋史上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统一南北文学的功绩，即所谓“汉赋的整个完成，是骚赋的一大进步，是散文韵文调和的成功，是南北文学接触后的新果，是文学体裁确定的时期，是魏晋六朝以后的赋的根基，也即是赋的完成”。^⑥ 其二是自骚赋滋生各文

①（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140页。

②（汉）班固：《汉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98—599页。

③汉灵帝于光和元年创设鸿都门学，以尺牍、辞赋、鸟虫篆等才艺召选士人。以至大儒蔡邕急起抗议道：“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参见《后汉书·蔡邕传》。

④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11页。

⑤据陈元龙《历代赋汇》及外集、补遗、逸句统计，唐赋现存1500余篇，超过此前历朝数量总和，且唐赋已基本涵盖各种赋体，又题材广泛。然相较于近5万首的诗歌，这一比例实难以并驾齐驱，更兼有应试之律赋大量掺杂其中，故认为唐赋与唐诗二者仍是严重失衡。

⑥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第180页。

体的关键。基于此,她把这个问题分解为三点:1. 七言诗酝酿于此时。2. 骈文胚胎于此时。3. 乐府受楚声影响盛于此时。^①

另外我们还不得不承认,唐朝是诗歌的高峰,这一点几乎已成为不刊之论。如闻一多先生便曾讲道:“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闻一多先生说唐诗——郑临川笔录》)迄今为止,唐诗的总体成就尚无人质疑,无论其内涵之丰富性,题材之多样性,还是艺术之成熟化,都给后世文人造成了一种无可避免的“焦虑”。一如罗兰·巴尔特所言:“自觉的作家从此以后应当与祖传的、强而有力的记号进行抗争,这些记号来自十分不同的过去,却把一种作为仪式惯习而非作为相互调和的文学强加于他。”^②也恰恰因为这些缘故,“唐赋”的处境便显得十分尴尬了。

对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考察,研究者既有从文学视域对这个命题进行的观照,也有从史学视域对这一命题进行的探微。但是,针对汉代“有赋无诗”及唐代“扬诗抑赋”的特殊现象,似乎还没有人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平心而论,我们不能将一种文类的成就与一个历史性的时代画上等号,与此同时,不同文类的艺术作品本身也存在着一种读者接受的转向与迁移,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证即是小说的接受史。有鉴于此,此处认为只有将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与文学外部背景相结合,将文体流变与历史语境相结合,将经典的生成与读者接受的递变相结合,将民族文学的体貌与世界文学的发展相结合,从而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一命题的深刻含义。而通过这样一种“横通”与“纵通”的双重考察,最终可有助于我们将其诸多成因一步步揭橥出来。

(二) 关于“汉唐两代诗赋失衡现象”的命题界说

对于汉唐两代诗赋关系的横向与纵向比较,从不同视域出发无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这里需说明的是,“汉唐两代诗赋失衡”之观点的提出并非是立足于传统意义上文学成就的比量,而是从创作与接受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由诗而赋,由赋而诗”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现象的考察。

在正式言说这个命题之前,这里拟先采用图表的形式对汉唐两代的诗、赋数量状况做出一个大致观察。

^① 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第180—181页。

^② [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汉唐两代诗赋存世状况列举(不完全统计)

| 作品数量 著作名称 | 汉诗(首) | 汉赋(篇) | 唐诗(首) | 唐赋(篇) |
|-----------------------|------------------------|---------------------------------|-------|---------|
| 昭明文选 | 49 注:其中还包括王粲诗 14 首。 | 24 注:尚不包括骚、七体等。 | | |
| 玉台新咏 | 52 | | | |
| 古诗源 | 139 | | | |
| 史记 | 14 | | | |
| 汉书·艺文志 | 314 | 1 004 | | |
| 全汉赋校注 | | 319 注:包括残篇和仅存名目的作品。 下同 | | |
| 两汉赋评注 | | 200 注:与《全汉赋校注》截止下限不同,故其数量不一致 | | |
| 历代辞赋总汇 | | | | 1 711 |
| 全唐诗 | | | 约 5 万 | |
| 文苑英华 | | | | 1 300 余 |
| 全唐文 | | | | 1 622 |
| 汉乐府接受史论 ^① | 270 注:仅包括乐府诗 | | | |
| 全乐府 ^② | 227 注:仅包括乐府诗 | | | |
|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③ | 138 注:仅包括乐府诗 | | | |

① 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② 彭黎明,彭勃主编:《全乐府》,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